

## 第十六回 贾元春才选凤藻宫 秦鲸卿天逝黄泉路

【甲戌：幼儿小女之死，得情之正气，又为痴贪辈一针灸。凤姐恶迹多端，莫大于此件者：受赃婚以致人命。贾府连日闹热非常，宝玉无见无闻，却是宝玉正文。夹写秦、智数句，下半回方不突然。

黛玉回，方解宝玉为秦钟之忧闷，是天然之章法。平儿借香菱答话，是补菱姐近来着落。赵姬讨情闲文，却引出通部脉络。所谓由小及大，譬如登高必自卑之意。细思大观园一事，若从如何奉旨起造，又如何分派众人，从头细细直写将来，几千样细事，如何能顺笔一气写清？又将落于死板拮据之乡，故只用琏凤夫妻二人一问一答，上用赵姬讨情作引，下文蓉蔷来说事作收，馀者随笔笔略一点染，则耀然洞彻矣。此是避难法。

大观园用省亲事出题，是大关键处，方见大手笔行文之立意。

借省亲事写南巡，出脱心中多少忆昔感今。

极热闹极忙中，写秦钟天逝，可知除“情”字，俱非宝玉正文。

大鬼小鬼论势利兴衰，骂尽攒炎附势之辈。诗云】

【蒙：请看财势与情根，万物难逃造化门。旷典传来空好听。那如知己解温存？】

话说宝玉见收拾了外书房，约定与秦钟读夜书。偏那秦钟的秉赋最弱，因在郊外受了些风霜，又与智能儿偷期缱绻，未免失于调养，【庚辰侧批：勿笑。这样无能，却是写与人看。】回来时便咳嗽伤风，懒进饮食，大有不胜之态，遂不敢出门，只在家中养息。【甲戌侧批：为下文伏线。】宝玉便扫了兴，只得付于无可奈何，且自静候大愈时再约。【甲戌侧批：所谓“好事多魔”也。[庚辰本多署名“脂砚”。]】〈音按：后凡署“脂砚”皆同此例，

不注。)

那凤姐已是得了云光的回信，俱已妥协。老尼达知张家，果然那守备忍气吞声的受了前聘之物。谁知那张家父母如此爱势贪财，却养了个知义多情的女儿，【庚辰侧批：所谓“老鸦窝里出凤凰”，此女是在十二钗之外副者。】闻得父母退了前夫，他便将一条麻绳悄悄的自缢了。那守备之子闻得金哥自缢，他也是个极多情的，遂也投河而死，不负妻义。【庚辰侧批：一双美满夫妻。】张李两家没趣，真是人财两空。这里凤姐却坐享了三千两，【庚辰侧批：如何消缴？造孽者不知，自有知者。】王夫人等连一点消息也不知道。自此凤姐胆识愈壮，以后有了这样的事，便恣意的作为起来，也不消多记。【甲戌双行夹批：一段收拾过阿凤心机胆量，真与雨村是一对乱世之奸雄。后文不必细写其事，则知其平生之作为。回首时，无怪乎其惨痛之态，使天下痴心人同来一警，或可期共入于恬然自得之乡矣。脂砚。】

一日正是贾政的生辰，宁荣二处人丁都齐集庆贺，热闹非常。忽有门吏忙忙进来，至席前报说：“有六宫都太监夏老爷来降旨。”唬得贾赦贾政等一千人不知是何消息，忙止了戏文，撤去酒席，摆了香案，启中门跪接。早见六宫都太监夏守忠乘马而至，前后左右又有许多内监跟从。那夏守忠也不曾负诏捧敕，至檐前下马，满面笑容，走至厅上，面南而立，口内说：“特旨：立刻宣贾政入朝，在临敬殿陛见。”说毕，也不及吃茶，便乘马去了。贾政等不知是何兆头。只得急忙更衣入朝。【庚辰眉批：泼天喜事却如此开宗。出人意料外之文也。壬午季春。】

贾母等合家人等心中皆惶惶不定，不住的使人飞马来往探信。有两个时辰工夫，忽见赖大等三四个管家喘吁吁跑进仪门报喜，又说“奉老爷命，速请老太太带领太太等进朝谢恩”等语。那时贾母正心神不定，在大堂廊下伫立，【庚辰侧批：慈母爱子写尽。回廊下伫立与“日暮倚庐仍怅望”对景，馀掩卷而泣。】【庚辰眉批：“日暮倚庐仍怅望”，南汉先生句也。】那邢夫

人、王夫人、尤氏、李纨、凤姐、迎春姊妹以及薛姨妈等皆在一处，听如此信至，贾母便唤进赖大来细问端的。赖大禀道：“小的们只在临敬门外伺候，里头的信息一概不能得知。后来还是夏太监出来道喜，说咱们家大小姐晋封为凤藻宫尚书，加封贤德妃。后来老爷出来亦如此吩咐小的。如今老爷又往东宫去了，速请老太太领着太太们去谢恩。”贾母等听了方心神安定，不免又都洋洋喜气盈腮。【庚辰侧批：字眼，留神。亦人之常情。】于是都按品级大妆起来。贾母带领邢夫人、王夫人、尤氏，一共四乘大轿入朝。贾赦、贾珍亦换了朝服，带领贾蓉、贾蔷奉侍贾母大轿前往。于是宁荣两处上下里外，莫不欣然踊跃，【[秦氏生魂先告凤姐矣。]】个个面上皆有得意之状，言笑鼎沸不绝。

谁知近日水月庵的智能私逃进城，【甲戌侧批：好笔仗，好机轴。】【甲戌眉批：忽然接水月庵，似大脱卸。及读至后，方知为紧收。此大段有如歌疾调迫之际，忽闻戛然檀板截断，真见其大力量处，却便于写宝玉之文。】找至秦钟家下看视秦钟，不意被秦业知觉，将智能逐出，将秦钟打了一顿，自己气的老病发作，三五日光景呜呼死了。秦钟本自怯弱，又带病未愈，受了笞杖，今见老父气死，此时悔痛无及，更又添了许多症候。因此宝玉心中怅然如有所失。【庚辰眉批：凡用宝玉收拾，俱是大关键。】虽闻得元春晋封之事，亦未解得愁闷。【甲戌双行夹批：眼前多少热闹文字不写，却从万人意外撰出一段悲伤，是别人不屑写者，亦别人之不能处。】贾母等如何谢恩，如何回家，亲朋如何来庆贺，宁荣两处近日如何热闹，众人如何得意，独他一个皆视有若无，毫不曾介意。【庚辰侧批：的的真真宝玉。】因此众人嘲他越发呆了。【甲戌双行夹批：大奇至妙之文，却用宝玉一人连用五“如何”，隐过多少繁华势利等文。试思若不如此，必至种种写到，其死板拮据、琐碎杂乱，何可胜哉？故只借宝玉一人如此一写，省却多少闲文，却有无限烟波。庚辰侧批：越发呆了。】

且喜贾琏与黛玉回来，先遣人来报信，明日就可到家，宝玉听了，方略有些喜意。【甲戌双行夹批：不如此，后文秦钟死去，将何以慰宝玉？】细问原由，方知贾雨村也进京陛见，皆由王子腾累上保本，此来后补京缺，与贾琏是同宗弟兄，又与黛玉有师从之谊，故同路作伴而来。林如海已葬入祖坟了，诸事停妥，贾琏方进京的。本该出月到家，因闻元春喜信，遂昼夜兼程而进，一路俱各平安。宝玉只闻得黛玉“平安”二字，馀者也就不在意了。【甲戌双行夹批：又从天外写出一段离合来，总为掩过宁、荣两处许多琐细闲笔。处处交代清楚，方好起大观园也。】

好容易【庚辰侧批：三字是宝玉心中。】盼至明日午错，果报：“琏二爷和林姑娘进府了。”见面时彼此悲喜交接，未免又大哭一阵，后又致喜庆之词。【甲戌双行夹批：世界上亦如此，不独书中瞬息，观此便可省悟。】宝玉心中品度黛玉，越发出落的超逸了。黛玉又带了许多书籍来，忙着打扫卧室，安插器具，又将些纸笔等物分送宝钗、迎春、宝玉等人。宝玉又将北静王所赠鹞鸽香串珍重取出来，转赠黛玉。黛玉说：“什么臭男人拿过的！我不要他。”遂掷而不取。宝玉只得收回，暂且无话。【甲戌双行夹批：略一点黛玉情性，赶忙收住，正留为后文地步。】

且说贾琏自回家参见过众人，回至房中。正值凤姐近日多事之时，无片刻闲暇之工，【甲戌双行夹批：补阿凤二句最不可少。】见贾琏远路归来，少不得拨冗接待，【庚辰侧批：写得尖利刻薄。】房内无外人，便笑道：“国舅老爷大喜！国舅老爷一路风尘辛苦。【甲戌侧批：娇音如闻，俏态如见，少年夫妻常事，的确有之。】小的听见昨日的头起报马来报，说今日大驾归府，略预备了一杯水酒掸尘，【庚辰侧批：却是为下文作引。】不知赐光谬领否？”贾琏笑道：“岂敢岂敢，多承多承！”【庚辰侧批：一言答不上，蠢才蠢才！】一面平儿与众丫鬟参拜毕，献茶。贾琏遂问别后家中的诸事，又谢凤姐的操持劳碌。凤姐道：“我那里管得这些事！见识又浅，口角又笨，

心肠又直率，人家给个棒槌，我就认作针。脸又软，搁不住人给两句好话，心里就慈悲了。况且又没经历过大事，胆子又小，太太略有些不自在，就吓的我连觉也睡不着了。我苦辞了几回，太太又不容辞，倒反说我图受用，不肯习学了。殊不知我是捻著一把汗儿呢。一句也不敢多说，一步也不敢多走。【甲戌眉批：此等文字，作者尽力写来，是欲诸公认得阿凤，好看以后之书，勿作等闲看过。】你是知道的，咱们家所有的这些管家奶奶们，那一位是好缠的？【甲戌侧批：独这一句不假。脂砚。】错一点儿他们就笑话打趣，偏一点儿他们就指桑骂槐的报怨。‘坐山观虎斗’、‘借剑杀人’、‘引风吹火’、‘站干岸儿’、‘推倒油瓶儿不扶’，都是全挂子的武艺。况且我年纪轻，头等不压众，怨不得不放我在眼里。更可笑【庚辰侧批：三字是得意口气。】那府里忽然蓉儿媳妇死了，珍大哥又再三再四的在太太跟前跪着讨情，只要请我帮他几日；我是再四推辞，太太断不依，只得从命。依旧被我闹了个马仰人翻，【庚辰侧批：得意之至口气。】更不成个体统，至今珍大哥哥还报怨后悔呢。你这一来了，明儿你见了他，好歹描补描补，就说我年纪小，原没见过世面，谁叫大爷错委他的。”【甲戌眉批：阿凤之弄璉兄如弄小儿，可思之至。】【庚辰侧批：阿凤之弄璉兄如弄小儿，可怕可畏！若生于小户，落在贫家，璉兄死矣！】

正说著，【甲戌双行夹批：又用断法方妙。盖此等文断不可无，亦不可太多。】只听外间有人说话，凤姐便问：“是谁？”平儿进来回道：“姨太太打发了香菱妹子来问我一句话，我已经说了，打发他回去了。”贾璉笑道：“正是呢，方才我见姨妈去，不防和一个年轻的小媳妇子撞了个对面，生的好齐整模样。【庚辰侧批：酒色之徒。】我疑惑咱家并无此人，说话时因问姨妈，谁知就是上京来买的那小丫头，名唤香菱的，竟与薛大傻子作了房里人，开了脸，越发出挑的标致了。那薛大傻子真玷辱了他。”【甲戌双行夹批：垂涎如见，试问兄宁有不玷平儿乎？脂砚。】凤姐道：“噯！【庚辰侧

批：如闻。】往苏杭走了一趟回来，也该见些世面了，【甲戌侧批：这“世面”二字，单指女色也。】还是这样眼馋肚饱的。你要爱他，不值什么，我去拿平儿换了他来如何？【甲戌侧批：奇谈，是阿凤口中方有此等语句。】

【甲戌眉批：用平儿口头谎言，写补菱卿一项实事，并无一丝痕迹，而有作者有多少机括。】那薛老大【甲戌侧批：又一样称呼，各得神理。】也是‘吃著碗里看着锅里’的，这一年来的光景，他为要香菱不能到手，【甲戌侧批：补前文之未到，且并将香菱身分写出。脂砚。】和姨妈打了多少饥荒。也因姨妈看着香菱模样儿好还是未则，其为人行事，却又比别的女孩子不同，温柔安静，差不多的主子姑娘也跟他不上呢，【甲戌双行夹批：何曾不是主子姑娘？盖卿不知来历也，作者必用阿凤一赞，方知莲卿尊重不虚。】故此摆酒请客的费事，明堂正道的与他作了妾。过了没半月，也看的马棚风一般了，我倒心里可惜了的。”【甲戌双行夹批：一段纳宠之文，偏于阿凤口中补出，亦奸猾幻妙之至！】一语未了，二门上的小厮传报：“老爷在大书房等二爷呢。”贾琏听了，忙忙整衣出去。

这里凤姐乃问平儿：“方才姨妈有什么事，巴巴打发了香菱来？”【甲戌侧批：必有此一问。】平儿笑道：“那里来的香菱，是我借他暂撒个谎。【甲戌侧批：卿何尝谎言？的是补菱姐正文。】奶奶说说，旺儿嫂子越发连个承算也没了。”【庚辰侧批：此处系平儿捣鬼。】说著，又走到凤姐身边，悄悄的说道：【庚辰侧批：如闻如见。】“奶奶的那利钱银子，迟不送来，早不送来，这会子二爷在家，他且送这个来了。【甲戌侧批：总是补遗。】幸亏我在堂屋里撞见，不然时走了来回奶奶，二爷倘或问奶奶是什么利钱，奶奶自然不肯瞒二爷的，【甲戌侧批：平姐欺看书人了。】【庚辰侧批：可儿可儿，凤姐竟被他哄了。】少不得照实告诉二爷。我们二爷那脾气，油锅里的钱还要找出来花呢，听见奶奶有了这个梯已，他还不放心的花了呢。所以我赶着接了过来，叫我说了他两句，谁知奶奶偏听见了问，我就

撒谎说香菱来了。”【甲戌侧批：双行夹批：一段平儿见识作用，不枉阿凤平日刮目，又伏下多少后文，补尽前文未到。】凤姐听了笑道：“我说呢，姨妈知道你二爷来了，忽刺巴的反打发个房里人来了？原来是你这蹄子禽鬼。”【庚辰侧批：疼极反骂。】

说话时贾琏已进来，凤姐便命摆上酒馔来，夫妻对坐。凤姐虽善饮，却不敢任兴，【甲戌双行夹批：百忙中又点出大家规范，所谓无不周详，无不贴切。】只陪侍著贾琏。一时贾琏的乳母赵嬷嬷走来，贾琏凤姐忙让吃酒，令其上炕去。赵嬷嬷执意不肯。平儿等早于炕下设下一杌，又有一小脚踏，赵嬷嬷在脚踏上坐了。贾琏向桌上拣两盘肴馔与他放在杌上自吃。凤姐又道：“妈妈很嚼不动那个，倒没的咯了他的牙。”【庚辰侧批：何处着想？却是自然有的。】因向平儿道：“早起我说那一碗火腿炖肘子很烂，正好给妈妈吃，你怎么不拿了去赶着叫他们热来？”又道：“妈妈，你尝一尝你儿子带来的惠泉酒。”【庚辰侧批：补点不到之文，像极！】嬷嬷道：“我喝呢，奶奶也喝一钟，怕什么？只不要过多了就是了。”【甲戌双行夹批：宝玉之李嬷嬷，此处偏又写一赵嬷嬷，特犯不犯。先有梨香院一回，今又写此一回，两两遥对，却无一等相重，一事合掌。】我这会子跑了来，倒也不为饮酒，倒有一件正经事，奶奶好歹记在心里，疼顾我些罢。我们这爷，只是嘴里说的好，到了跟前就忘了我们。幸亏我从小儿奶了你这么大。我也老了，有的是那两个儿子，你就另眼照看他们些，别人也不敢呲牙儿的。【庚辰侧批：为蓄、蓉作引。】我还再四的求了几遍，你答应的倒好，到如今还是燥屎。【庚辰侧批：有是乎？】这如今又从天上跑出这一件大喜事来，那里用不着人？所以倒是来和奶奶说是正经。靠着我们爷，只怕我还饿死了呢。”

凤姐笑道：“妈妈你放心，两个奶哥哥都交给我。你从小儿奶的儿子，你还有什么不知他那脾气的？拿着皮肉倒往那不相干的外人身上贴。可是现放著奶哥哥，那一个不比人强？你疼顾照看他们，谁敢说个‘不’字儿？”

【庚辰侧批：会送情。】没的白便宜了外人。——我这话也说错了，我们看着是‘外人’，你却是看着‘内人’一样呢。”【庚辰侧批：可儿可儿！】说的满屋里人都笑了。嬷嬷也笑个不住，又念佛道：“可是屋子里跑出青天来了。若说‘内人’‘外人’这些混帐原故，我们爷是没有，【甲戌侧批：千真万真，是没有。一笑。】【庚辰侧批：有是语，像极，毕肖。乳母护子。】不过是脸软心慈，搁不住人求两句罢了。”凤姐笑道：“可不是呢，有‘内人’的他才慈软呢，他在咱们娘儿们跟前才是刚硬呢！”嬷嬷笑道：“奶奶说的太尽情了，我也乐了，再喝一杯好酒。从此我们奶奶作了主，我就没的愁了。”

贾琏此时没好意思，只是讪笑吃酒，说“胡说”二字，“快盛饭来，吃碗子还要往珍大爷那边去商议事呢。”凤姐道：“可是别误了正事。才刚大爷叫你作什么？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一段赵姬讨情闲文，却引出通部脉络。所谓由小及大，譬如登高必自卑之意。细思大观园一事，若从如何奉旨起造，又如何分派众人，从头细细直写将来，几千样细事，如何能顺笔一气写清？又将落于死板拮据之乡，放只用琏凤夫妻二人一问一答，上用赵姬讨情作引，下文蓉蔷来说事作收，馀者随笔顺笔略一点染，则耀然洞彻矣。此是避难法。】贾琏道：“就为省亲。”【甲戌双行夹批：二字醒眼之极，却只如此写来。】【甲戌眉批：大观园用省亲事出题，是大关键事，方见大手笔行文之立意。畸笏。】凤姐忙问道：【甲戌双行夹批：“忙”字最要紧，特于凤姐口中出此字，可知事关巨要，非同浅细，是此书中正眼矣。】“省亲的事竟准了不成？”【甲戌双行夹批：问得珍重，可知是外方人意外之事。脂砚。】贾琏笑道：“虽不十分准，也有八分准了。”【甲戌双行夹批：如此故顿一笔，更妙！见得事关重大，非一语可了者，亦是大篇文章，抑扬顿挫之至。】凤姐笑道：“可见当今的隆恩。历来听书看戏，古时从未有的。”

【甲戌双行夹批：于闺阁中作此语，直与击壤同声。脂砚。】赵嬷嬷又接口

道：“可是呢，我也老糊涂了。我听见上上下下吵嚷了这些日子，什么省亲不省亲，我也不理论他去；如今又说省亲，到底是怎么个原故？”【甲戌侧批：补近日之事，启下回之文。】【甲戌眉批：赵嬷嬷一问是文章家进一步门庭法则。】【庚辰眉批：自政老生日用降旨截住，贾母等进朝如此热闹，用秦业死岔开，只写几个“如何”，将泼天喜事交代完了，紧接黛玉回，琏、凤闲话，以老嫗勾出省亲事来。其千头万绪，合榫贯连，无一毫痕迹，如此等，是书多多，不能枚举。想兄在青埂峰上，经锻炼后，参透重关至恒河沙数，如否？余曰：万不能有此机括，有此笔力，恨不得面问果否。叹叹！丁亥春。笏叟。】贾琏道：【甲戌侧批：大观园一篇大文，千头万绪，从何处写起，今故用贾琏夫妻问答之间，闲闲叙出，观者已省大半。后再用蓉、蔷二人重一渲染。便省却多少赘瘤笔墨。此是避难法。】“如今当今贴体万人之心，世上至大莫如‘孝’字，想来父母儿女之性，皆是一理，不是贵贱上分别的。当今自为日夜侍奉太上皇、皇太后，尚不能略尽孝意，因见宫里嫔妃才人等皆是入宫多年，抛离父母音容，岂有不思想之理？在儿女思想父母，是分所应当。想父母在家，若只管思念儿女，竟不能见，倘因此成疾致病，甚至死亡，皆由朕躬禁锢，不能使其遂天伦之愿，亦大伤天和之事。故启奏太上皇、皇太后，每月逢二六日期，准其椒房眷属入宫请候看视。于是太上皇、皇太后大喜，深赞当今至孝纯仁，体天格物。因此二位老圣人又下旨意，说椒房眷属入宫，未免有国体仪制，母女尚不能惬意。竟大开方便之恩，特降谕诸椒房贵戚，除二六日入宫之恩外，凡有重宇别院之家，可以驻蹕关防之处，不妨启请内廷銮舆入其私第，庶可略尽骨肉私情、天伦中之至性。此旨一下，谁不踊跃感戴？现今周贵人父亲已在家里动了工了，修盖省亲别院呢。又有吴贵妃的父亲吴天佑家，也往城外踏看地方去了。【甲戌侧批：又一样布置。】这岂非有八九分了？”

赵嬷嬷道：“阿弥陀佛！原来如此。这样说，咱们家也要预备接咱们大

小姐了？”【庚辰侧批：文忠公之嬷。】贾璉道：“这何用说呢！不然，这会子忙的是什么？”【甲戌侧批：一段闲谈中补明多少文章。真是费长房壶中天地也。】凤姐笑道：“若果如此，我可也见个大世面了。可恨我小几岁年纪，若早生二三十年，如今这些老人家也不薄我没见世面了。【甲戌侧批：忽接入此句，不知何意，似属无谓。】说起当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，比一部书还热闹，【庚辰侧批：既知舜巡而又说热闹，此妇人女子口头也。】我偏没造化赶上。”【庚辰侧批：不用忙，往后看。】赵嬷嬷道：“嗳哟哟，那可是千载希逢的！那时候我才记事儿，咱们贾府正在姑苏扬州一带监造海舫，修理海塘，只预备接驾一次，【庚辰侧批：又要瞒人。】把银子都花的像淌海水似的！说起来……”凤姐忙接道：【甲戌侧批：又截得好。

“忙”字妙！上文“说起来”必未完，粗心看去则说疑团，殊不知正传神处。】“我们王府也预备过一次。那时候我爷爷单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，凡有的外国人来，都是我们家养活。【甲戌侧批：点出阿凤所有外国奇玩等物。】粤、闽、滇、浙所有的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。”

赵嬷嬷道：“那是谁不知道的？如今还有个口号儿呢，说‘东海少了白玉床，龙王来请江南王’，【庚辰侧批：应前“葫芦案”。】这说的就是奶奶府上了。还有如今现在江南的甄家，【甲戌侧批：甄家正是大关键、大节目，勿作泛泛口头语看。】嗳哟哟，【庚辰侧批：口气如闻。】好势派！独他家接驾四次，【庚辰侧批：点正题正文。】若不是我们亲眼看见，告诉谁谁也不信的。别讲银子成了土泥，【庚辰侧批：极力一写，非夸也，可想而知。】凭是世上所有的，没有不是堆山塞海的，‘罪过可惜’四个字竟顾不得了。”【庚辰侧批：真有是事，经过见过。】凤姐道：“常听见我们太爷们也这样说，岂有不信的。【庚辰侧批：对证。】只纳罕他家怎么就这么富贵呢？”赵嬷嬷道：“告诉奶奶一句话，也不过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罢了！【甲戌侧批：是不忘本之言。】谁家有那些钱买这个虚热闹去？”

【甲戌侧批：最要紧语。人苦不自知。能作是语者吾未尝见。】

正说的热闹，王夫人又打发了来瞧凤姐吃了饭不曾。凤姐便知有事等他，忙忙的吃了半碗饭，漱口要走，【庚辰侧批：好顿挫。】又有二门上小厮们回：“东府里蓉、蔷二位哥儿来了。”贾琏才漱了口，平儿捧著盆盥手，见他二人来了，便问：“什么话？快说。”凤姐且止步稍候，听他二人回些什么。贾蓉先回说：“我父亲打发我来回叔叔：老爷们已经议定了，【庚辰侧批：简净之至！】从东边一带，借着东府里花园起，转至北边，一共丈量准了，三里半大，可以盖造省亲别院了。【庚辰侧批：园基乃一部之主，必当如此写清。】已经传人画图样去了，【庚辰侧批：后一图伏线。大观园系玉兄与十二钗之太虚幻境，岂可草率？】明日就得。叔叔才回家，未免劳乏，不用过我们那边去，【庚辰侧批：应前贾琏口中。】有话明日一早再请过去面议。”贾琏笑着忙说：“多谢大爷费心体谅，我就不过去了。正经是这个主意才省事，盖造也容易；若采置别处地方去，那更费事，且倒不成体统。你回去说这样很好，若老爷们再要改时，全仗大爷谏阻，万不可另寻地方。明日一早我给大爷去请安去，再议细主。”贾蓉忙应几个“是”。【庚辰侧批：园已定矣。】

贾蔷又近前回说：“下姑苏聘请教习，采买女孩子，置办乐器行头等事，大爷派了侄儿，【庚辰侧批：“画蔷”一回伏线。】带领着来管家两个儿子，还有单聘仁、卜固修两个清客相公，一同前去，所以命我来见叔叔。”

【庚辰侧批：凡各物事工价重大，兼伏隐著情字者，莫如此件。故园定后便先写此一件，馀便不必细写矣。】贾琏听了，将贾蔷打谅了打谅，【庚辰侧批：有神。】笑道：“你能在这一行么？【庚辰侧批：勾下文。】这个事虽不算甚大，里头大有藏掖的。”【甲戌侧批：射利人微露心迹。庚辰侧批：射利语，可叹！是亲侄。】贾蔷笑道：“只好学习著办罢了。”

贾蓉在身旁灯影下悄拉凤姐的衣襟，凤姐会意，因笑道：“你也太操心

了，难道你父亲比你还不会用人？”“偏你又怕他不在行了。谁都是在行的？孩子们已长的这么大了，‘没吃过猪肉，也看见过猪跑’。大爷派他去，原不过是个坐纛旗儿，难道认真的叫他讲价钱会经纪去呢！依我说就很好。”贾琏道：“自然是这样。并不是我驳回，少不得替他算计算计。”因问：“这一项银子动那一处的？”贾蔷道：“才也议到这里。赖爷爷【甲戌侧批：此等称呼，令人酸鼻。】【庚辰侧批：好称呼。】说，不用从京里带下去，江南甄家还收着我们五万银子。明日写一封书信会票我们带去，先支三万，下剩二万存著，等置办花烛帘栊帐幔的使费。”贾琏点头道：“这个主意好。”【庚辰眉批：《石头记》中多作心传神会之文，不必道明。一道明白，便入庸俗之套。】

凤姐忙向贾蔷道：“【甲戌侧批：再不略让一步，正是阿凤一生短处。脂砚。】”既这样，我有两个在行妥当人，你就带他们去办，这个便宜了你呢。”贾蔷忙陪笑说：“正要和婶婶讨两个人呢，【甲戌侧批：写贾蔷乖处。脂砚。】这可巧了。”因问名字。凤姐便问赵嬷嬷。彼时赵嬷嬷已听呆了话，平儿忙笑推他，【蒙侧批：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。至精至细。】他才醒悟过来，忙说：“一个叫赵天梁，一个叫赵天栋。”凤姐道：“可别忘了，我可干我的去了。”说著便出去了。贾蓉忙送出来，又悄悄的向凤姐道：

“婶子要什么东西，吩咐我开个帐给蔷兄弟带了去，叫他按帐置办了来。”凤姐笑【庚辰侧批：有神。】道：“别放你娘的屁！【庚辰侧批：像极，的是阿凤。】我的东西还没处撂呢，稀罕你们鬼鬼崇崇的？”说著一迳去了。【甲戌侧批：阿凤欺人处如此。忽又写到利弊，真令人一叹。脂砚。】【甲戌眉批：从头至尾细看阿凤之待蓉、蔷，可为一体一党，然尚作如此语欺蓉，其待他人可知矣。】

这里贾蔷也悄问贾琏：“要什么东西？顺便织来孝敬。”贾琏笑道：“你别兴头。才学着办事，倒先学会了这把戏。我短了什么，少不得写信来

告诉你，【庚辰侧批：又作此语，不犯阿凤。】且不要论到这里。”说毕，打发他二人去了。接着回事的人来，不止三四次，贾琏害乏，便传与二门上，一应不许传报，俱等明日料理。凤姐至三更时分方下来安歇，【庚辰侧批：好文章，一句内隐两处若许事情。】一宿无话。

次早贾琏起来，见过贾赦贾政，便往宁府中来，合同老管事的人等，并几位世交门下清客相公，审察两府地方，缮画省亲殿宇，一面察度办理人丁。自此后，各行匠役齐集，金银铜锡以及土木砖瓦之物，搬运移送不歇。

【蒙侧批：一总。】先令匠人拆宁府会芳园墙垣楼阁，直接入荣府东大院中。荣府东边所有下人一带群房尽已拆去。当日宁荣二宅，虽有一小巷界断不通，【甲戌侧批：补明，使观者如身临足到。】然这小巷亦系私地，并非官道，故可以连属。会芳园本是从北拐角墙下引来一股活水，今亦无烦再引。

【甲戌侧批：园中诸景，最要紧是水，亦必写明方妙。馀最鄙近之修造园亭者，徒以顽石土堆为佳，不知引泉一道。甚至丹青，唯知乱作山石树木，不知画泉之法，亦是恨事。脂砚斋。】其山石树木虽不敷用，贾赦住的乃是荣府旧园，其中竹树山石以及亭榭栏杆等物，皆可挪就前来。如此两处又甚近，凑来一处，省得许多财力，纵亦不敷，所添亦有限。全亏一个老明公号山子野【甲戌侧批：妙号，随事生名。】者，一一筹画起造。

贾政不惯于俗务，【庚辰侧批：这也少不得的一节文字，省下笔来好作别样。】只凭贾赦、贾珍、贾琏、赖大、来升、林之孝、吴新登、詹光、程日兴等几人安插摆布。凡堆山凿池，起楼竖阁，种竹栽花，一应点景等事，又有山子野制度。下朝闲暇，不过各处看望看望，最要紧处和贾赦等商议商议便罢了。贾赦只在家高卧，有芥豆之事，贾珍等或自去回明，或写略节；或有话说，便传呼贾琏、赖大等来领命。贾蓉单管打造金银器皿。【蒙侧批：好差。】贾蔷已起身往姑苏去了。贾珍、赖大等又点人丁，开册籍，监工等事，一笔不能写到，不过一时喧阗热闹非常而已。暂且无话。

且说宝玉近因家中有这等大事，贾政不来问他的书，【庚辰侧批：一笔不漏。】心中是件畅事；无奈秦钟之病日重一日，也着实悬心，不能乐业。

【甲戌侧批：“天下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”，世上人个个如此，又非此情钟意切。】【甲戌眉批：偏于极热闹处写出大不得意之文，却无丝毫牵强，且有许多令人笑不了、哭不了、叹不了、悔不了，唯以大白酬我作者。壬午季春。畸笏。】这日一早起来才梳洗毕，意欲回了贾母去望候秦钟，忽见茗烟在二门照壁前探头缩脑，宝玉忙出来问他：“作什么？”茗烟道：“秦相公不中用了！”【甲戌侧批：从茗烟口中写出，省却多少闲文。】宝玉听说，吓了一跳，忙问道：“我昨儿才瞧了他来，【庚辰侧批：点常去。】还明明白白，怎么就不中用了？”茗烟道：“我也不知道，才刚是他家的老头子来特告诉我的。”宝玉听了，忙转身回明贾母。贾母吩咐：“好生派妥当人跟去，到那里尽一尽同窗之情就回来，不许多耽搁了。”宝玉听了，忙忙的更衣出来，车犹未备，【甲戌侧批：顿一笔方不板。】急的满厅乱转。一时催促的车到，忙上了车，李贵、茗烟等跟随。来至秦钟门首，悄无一人，【甲戌侧批：目睹萧条景况。】遂蜂拥至内室，唬的秦钟的两个远房婶母并几个弟兄都藏之不迭。【甲戌侧批：妙！这婶母兄弟是特来等分绝户家私的，不表可知。】

此时秦钟已发过两三次昏了，移床易箒多时矣。【甲戌侧批：馀亦欲哭。】宝玉一见，便不禁失声。李贵忙劝道：“不可不可，秦相公是弱症，未免炕上挺扛的骨头不受用，【庚辰侧批：李贵亦能道此等语。】所以暂且挪下来松散些。哥儿如此，岂不反添了他的病。”宝玉听了，方忍住近前，见秦钟面如白蜡，合目呼吸于枕上。宝玉忙叫道：“鲸兄！宝玉来了。”连叫两三声，秦钟不睬。宝玉又道：“宝玉来了。”那秦钟早已魂魄离身，只剩得一口悠悠馀气在胸，正见许多鬼判持牌提索来捉他。【甲戌侧批：看至此一句令人失望，再看至后面数语，方知作者故意借世俗愚谈愚论设譬，喝醒

天下迷人，翻成千古未见之奇文奇笔。】【庚辰眉批：《石头记》一部中皆是近情近理必有之事，必有之言。又如此等荒唐不经之谈，间亦有之，是作者故意游戏之笔，聊以破色取笑，非如别书认真说鬼话也。】那秦钟魂魄那里肯就去，又记念著家中无人掌管家务，【甲戌侧批：扯淡之极，令人发一大笑。馀请诸公莫笑，且请再思。】又记挂著父亲还有留积下的三四千两银子，【甲戌双行夹批：更属可笑，更可痛哭。】又记挂著智能尚无下落，【甲戌双行夹批：忽从死人心中补出活人原由，更奇更奇。】因此百般求告鬼判。无奈这些鬼判都不肯徇私，反叱吒秦钟道：“亏你还是读过书人，岂不知俗语说的：‘阎王叫你三更死，谁敢留人到五更。’【庚辰眉批：可想鬼不读书，信矣哉！】我们阴间上下都是铁面无私的，不比你们阳间瞻情顾意，【庚辰侧批：写杀了。】有许多的关碍处。”正闹著，那秦钟魂魄忽听见“宝玉来了”四字，便忙又央求道：“列位神差，略发慈悲，让我回去，和这一个好朋友说一句话就来的。”众鬼道：“又是什么好朋友？”秦钟道：“不瞒列位，就是荣国公的孙子，小名宝玉。”都判官听了，先就唬慌起来，忙喝骂鬼使道：“我说你们放了他回去走走罢，你们断不依我的话，如今只等他请出个运旺时盛的人来才罢。”【甲戌双行夹批：如闻其声，试问谁曾见都判来，观此则又见一都判跳出来。调侃世情固深，然游戏笔墨一至于此，真可压倒古今小说。这才算是小说。】众鬼见都判如此，也都忙了手脚，一面又报怨道：“你老人家先是那等雷霆电雹，原来见不得‘宝玉’二字。【甲戌侧批：调侃“宝玉”二字，极妙！脂砚。】【甲戌眉批：世人见“宝玉”而不动心者为谁？】依我们愚见，他是阳，我们是阴，怕他们也无益于我们。”【甲戌侧批：神鬼也讲有益无益。】【列：此章无非笑趋势之人。】都判道：“放屁！俗语说的好，‘天下官管天下事’，自古人鬼之道却是一般，阴阳并无二理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更妙！愈不通愈妙，愈错会意愈奇。脂砚。】别管他阴也罢，阳也罢，还是把他放回没有错了的。”【庚

辰侧批：名曰捣鬼。】众鬼听说，只得将秦魂放回，哼了一声，微开双目，见宝玉在侧，乃勉强叹道：“怎么不肯早来？【庚辰侧批：千言万语只此一句。】再迟一步也不能见了。”宝玉忙携手垂泪道：“有什么话留下两句。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只此句便足矣。】秦钟道：“并无别话。以前你我见识自为高过世人，我今日才知自误了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谁不悔迟！】以后还该立志功名，以荣耀显达为是。”【庚辰侧批：此刻无此二语，亦非玉兄之知己。】【庚辰眉批：观者至此，必料秦钟另有异样奇语，然却只以此二语为嘱。试思若不如此为嘱，不但不近人情，亦且太露穿凿。读此则知全是悔迟之恨。】说毕，便长叹一声，萧然长逝了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若是细述一番，则不成《石头记》之文矣。】

【蒙回末总批：大凡有势者未尝有意欺人。然群小蜂起，浸润左右，伏首下气，奴颜悲膝，或激或顺，不计事之可否，以要一时之利。有势者自任豪爽，斗露才华，未审利害，高下其手，偶有成就，一试再试，习以为常，则物理人情皆所不论。又财货丰馀，衣食无忧，则所乐者必旷世所无。要其必获，一笑百万，是所不惜。其不知排场已立，收敛实难，从此勉强，至成蹉跎，时衰运败，百计颠翻。昔年豪爽，今朝指背。此千古英雄同一慨叹者。大抵作者发大慈大悲愿，欲诸公开巨眼，得见毫微，塞本穷源，以成无碍极乐之至意也。】